

艺术观察

寻常光景入画来

——当代国画、油画名家作品在省美术馆展出

□ 本报全媒体记者 钟兴旺 文/图

画家到底要画什么？不少画家有这样的困惑。古今中外许多艺术家认为，绘画最可贵之处在于真诚与熟悉。齐白石画身边日常，李可染写熟稔山水；19世纪法国画家居斯塔夫·库尔贝只画亲眼所见，荷兰后印象派画家梵高只画熟悉的景物；元末明初画家倪瓒笔下疏林坡岸的孤寂，是对江南寻常山水的细腻体察；八大山人墨点间的禽鸟，藏着对生命本真的通透感悟……

正在省美术馆举行的“此间风物——寻常光景入画来”展览，展出国内当代7名国画家和7名油画家的一批作品。名家绘自己最熟悉的“寻常光景”，这正是此展的独特之处。参展的国画家有：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张立辰，中国国家画院原院长卢禹舜，中国国家画院院长刘万鸣，中国国家画院一级美术师史国良，故宫博物院中国书画研究所所所长蒋威，中国艺术研究院画院院长牛克诚，中国美协中国重彩画研究会副会长许俊；油画家有：中国美术馆馆长潘文奎，中央美院原油画系主任马路，中国艺术研究院油画院5人，即名誉院长杨飞云、院长朱春林、副院长常磊、教授刘建平、课题组成员芃芃。

近百年间，油画在中国完成本土化蜕变，内化的是中国人对日常的美学关切；中国画也吸纳西方构成与色彩理念，注入的是新时代日常的鲜活气息。国画的笔墨意趣与油画的色彩光影，表达方式虽异，却同样扎根于日常，致敬着平凡。展出的这批作品，正是14名画家敏锐观察日常细节、续写中西艺术对话的生动体现。无论是笔墨间的草木生趣、色彩里的烟火温情，还是作品中沉淀的人文印记，都凝聚着画家们最真挚的凝视与体悟。

展览的作品分四个单元，国画和油画穿插呈现。

“天地有象——山川无极的诗意凝视”，既有青绿、水墨晕染层峦叠嶂，在笔墨提按间勾勒山水气韵，藏着“外师造化”的东方哲思，也有以写实笔触定格山野牧歌，让光影与色彩承载自然肌理，还有以抽象视觉形成的各种不固定形态，在色块与线条间探寻天地的无极之境。国画家用笔墨营造的浓淡干湿尽显气韵格致；油画家则以色彩与光影定格物象的质感温度，融合东西方审美视角。艺术家以不同语言叩问自然本真，将寻常山川升华为精神意象，触摸天地的雄浑与心性的澄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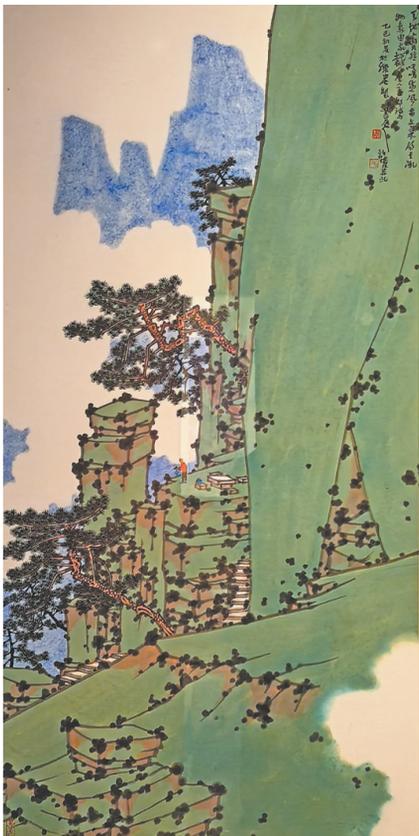
“万物有灵——草木鸟兽的趣味观照”，定格自然界的生物，让寻常草木与动物成为映照生命趣味、自然生机与生活本真的载体；将日常所见的生灵景致，化作对自然生机的敬畏与礼赞，在墨色浓淡间藏着生命的蓬勃张力，也藏着对细微美好的珍视。

“人间烟火——日常烟火的温情瞬间”，艺术家们以扎实的创作功底，细致刻画藏在平凡日子里的细节与场景，将烟火气里的鲜活气息与人间温情定格在画布之上。那些三餐四季的琐碎、乡土民俗的温润，那些不被留意的日常瞬间，在艺术家的笔下都褪去了平淡，化为充满情感张力的画面，仿佛在静静诉

说着生活的温馨与美好。

“心象风物——百态面孔的精神回响”，汇聚系列肖像创作，将视角聚焦于身边的寻常个体或熟知的文化名人：劳动者的质朴无华、学者的温润谦和……这些作品既有古典写实技法的细腻运用，精准勾勒人物的身影轮廓与肌肤肌理，也有当代表现手法的大胆探索，巧妙捕捉人物藏于眉眼间的精神气质。艺术家们以深刻的生活体悟，实现了从“描摹日常容貌”到“表达内心意象”的跨越，将自身的文化情怀、哲学思考与精神追求融入创作之中。这些作品，既是寻常个体生命温度的生动传递，也是一个时代精神气息的真实映照。

展览将持续至4月19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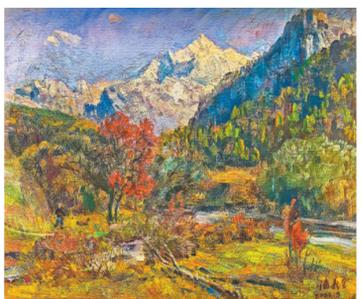
国画《青山问道》(四屏选一) 徐俊绘



油画《昼》刘建平绘



油画《黄宾虹》杨飞云绘



油画《紫气东来》潘文奎绘



国画《山外夕阳红》张立辰绘

刻画精微显古韵

——《出圈图》特种邮票欣赏

□ 危春勇



《出圈图》邮票

各具情态：有的驯顺伫立，善解人意；有的昂首欲奔，气势如虹；有的缓步嗅地，姿态闲适。3名围官也神情各异：最前方的穿红袍者回首倾听，神态悠闲；中间的白衣者执缰拱手，举止恭谨；后面的年轻人眉宇紧蹙，神色间似有几分苦楚。这种不依赖背景铺陈、仅凭形神刻画便能传递情绪的功力，正是唐宋鞍马画优秀传统的延续。

一向喜欢在古画上题诗盖印的乾隆皇帝，在《出圈图》上留下了他多方玺印和亲笔题诗：“上驷出星阑，围人袖手看。性惟贵神逸，色岂系雕雕。”这也使得该画在《石渠宝笈》中被认定为上等神品，成为清代宫廷收藏中的珍品。

《出圈图》邮票设计者苗慧，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视觉传达设计系博士生。在设计时，她特别注意对原画气韵的把握，3枚邮票严格对应原画的自然分组，独立成画时保留内在张力，连缀时

又能还原整体气韵。

邮票在版面构成上，采用古画题材常用的连票设计，采用与古画底图尽量接近的淡赭色细边框，衬以红棕色的面值和图名，更好地衬托原画古韵、还原古画原貌。

在画面处理上，设计者对人物、马匹、印章、文字、绢质底纹等作了分层刻画处理，同时适当提高色彩饱和度；底图采用古画常用的赭黄色调，精准展现古画的色彩层次和墨色的细微变化。

通过采用高精度六色胶印工艺印制，邮票整体画面细腻，细节清晰，精准还原古画的古朴意境，突出古画底色质感。工艺设计上对专色进行精细化调配，以模拟古画历经岁月沉淀的质感，既还原了绢纸的质朴肌理，又提升了画面的立体感与艺术感染力，使邮票视觉效果与原作古雅的艺术风格高度契合，尽显古画韵味。

谈说艺

瓷上春风拂杏林

——清代粉彩杏林春燕纹瓶赏析

□ 马小江

春风入瓷，燕语杏林。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清代粉彩杏林春燕纹瓷瓶(如图)，将春日盛景与吉祥之气凝于一器，既是雍正粉彩工艺的典范之作，也是承载中式审美与文人理想的艺术珍品。

此瓶形制端庄秀雅，比例精妙，通高32.7厘米，口径7.2厘米，直口内敛，长颈纤秀，扁圆腹饱满圆润，圈足稳健规整。整体线条流畅舒展，刚柔相济，既无繁饰堆砌，又无单薄之态，尽显清代宫廷瓷器典雅含蓄的造型美学。瓶底青花双圈内书“大清雍正年制”六字双行楷书款，笔力规整，款识清晰，为御窑标准制式，印证其宫廷出身与不凡品级。

作为雍正粉彩的代表，这件瓷瓶将粉彩“软彩”特质发挥到极致。粉彩以含砷玻璃白打底，经低温二次烧成，色彩粉润柔和，层次晕染自然，区别于五彩的浓烈刚健，更具国画写意韵味。画师以细腻笔触绘就“杏林春燕图”：杏枝苍劲横斜，褪去冬寒，新芽初绽；翠竹似迎风轻摇，新绿娇嫩，与白瓷胎质相映成趣；杏花或含苞待放，或热烈盛开，粉白嫣红过渡自然，花瓣轻盈如蝶；两只春燕栖于枝头，一衔枝回首，一凝神顾盼，翎毛纤毫毕现，神态灵动逼真。寥寥数笔便让整个画面生机盎然，宛若春风穿瓶而过，燕鸣花香扑面而来。

“杏林春燕”并非单纯写景，更蕴含深厚的文化密码与吉祥寓意。古时三月杏花盛开，正值进士科考，杏花遂得“及第花”之美誉，象征金榜题名、仕途顺遂；燕子古称“玄鸟”，为报春瑞鸟，寓意吉祥安宁、福运临门。“燕”与“宴”谐音，暗合唐代新科进士杏园赐



清代粉彩杏林春燕纹瓷瓶

宴的典故。杏林与春燕二者相融，便有“科举顺利、及第有望”的美好祈愿，是清代瓷器“图必有意，意必吉祥”的生动诠释。从自然意象到人文寄托，从春日美景到仕途期许，小小瓷瓶将古代文人理想与世俗吉祥完美融合，尽显中式美学的含蓄与厚重。

这件瓷瓶的价值，更在于工艺与文化的高度统一。雍正一朝粉彩臻于鼎盛，御窑工匠精益求精，胎质细白如玉，釉面莹润如脂，彩绘工细雅致，画风深受恽南田没骨法影响，兼具工笔的精细与写意的空灵。画师以瓷为绢，以彩为墨，将花鸟情态、春日意韵精准还原，每一处晕染、每一根线条都尽显功力，让静态瓷器拥有了动态的生命力。历经数百年岁月，瓷瓶釉色依旧鲜亮，画意依旧清晰，见证着清代御窑工艺的巅峰水准，也承载着中华陶瓷文化的薪火相传。

一瓷藏春意，一纹寄初心。清代粉彩杏林春燕纹瓷瓶，以精巧器型、精湛工艺、精妙画意，将春风、花鸟、文脉、吉兆融为一体。它不仅是一件瓷器，更是一卷凝固的春日诗画、一份跨越数百年的美好祝福。静静凝视，仿佛感受到当年春风拂过杏林，瓷上芳华，至今依旧动人。

名作赏析

竹笋一身浑是玉

——品鉴画家石涛笔下的《笋竹图》

□ 缪士毅

伴随潇潇春雨，竹笋纷纷破土而出。此时，我们欣赏石涛的《笋竹图》(如图)，别有一番韵味。

竹笋，有“竹萌”“竹雏”“笋龙”等称谓，其种类按时节分，有春笋、夏笋、秋笋和冬笋；依形状论，有笔杆笋、鞭子笋、牛角笋之别。竹笋脆嫩鲜美，清香可口，享有“素食第一品”之称，更有人认为是竹笋“肥羊嫩豕，何足比肩”。清代李渔在《闲情偶寄》中道出了竹笋在烹饪中的作用：“凡食中无论荤素，皆用竹笋调味。菜中之笋与药中之甘草，同是必要之物，有此则诸味皆鲜。”竹笋在我国传统文化中，蕴含许多美好寓意：竹笋节节高升，寓意事业不断进步；竹笋破土生长，展现生命力的顽强，寓意在应对困难时，保持坚韧的品性，勇往直前。正因如此，许多画家喜欢将竹笋作为创作题材。

石涛的《笋竹图》，纸本水墨，纵51.9厘米、横32.4厘米，现收藏于天津艺术博物馆。从画面看，左侧两根竹笋破土而出，那尖尖的小角、胖胖的身躯，紫色的笋苞，就如长在眼前的地上，惟妙惟肖；一棵新竹立在两笋间。石涛用寥寥数笔，将笋、竹之状描绘得形象逼真，尽显艺术魅力。从画技上看，此画构图巧妙，用“截取法”以特写之景传达深邃之境。画中竹笋、竹叶以浓墨重润，



《笋竹图》石涛绘

而竹身、竹叶则以简笔淡墨点染，浓淡相得益彰。

画上题诗，是石涛绘画的重要特色。画不能表现的意境，题诗可得到补充，使诗情增添画意、画意映衬诗情，见画如吟诗，吟诗如品画。此幅《笋竹图》上题诗“出头原可上青天，奇节灵根反不然。珍重一身浑是玉，白云堆里万峰边”，既写破土而出的竹笋，又将作者的感受融于诗中，诗画交融，别具情趣。《笋竹图》融诗、书、画于一体，使画面显得丰富饱满，颇具艺术性。

石涛，号大涤子，晚号瞎尊者，自称苦瓜和尚，擅长绘花果兰竹和山水，兼工人物，与弘仁、髡残、朱耷合称“清初四僧”。其山水画创作力主“搜尽奇峰打草稿”，构图新奇，笔墨雄健纵恣，淋漓酣畅，对后来扬州画派与近代画风的影响极大。在花果兰竹题材中，他尤其喜画竹笋。

收藏一线

全省报纸副刊优秀专栏

古往今来，以马为主题的绘画佳作不少。中国邮政于3月3日发行的一套3枚《出圈图》特种邮票(如图)，图案取自元代画马名家任仁发创作的绢本设色长卷《出圈图》。

“圉”(yù)，意为马厩或养马之人。圉官是中国古代专门负责饲养与管理马匹的人员。“出圈”，就是骏马走出马厩，准备奔赴千里之外。

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《出圈图》，纵34.2厘米，横201.9厘米，创作于元至元庚辰年(1280)。时任任仁发27岁，正值入仕不久、意气风发的年华。有学者认为，这幅画中的“出圈”——骏马走出马厩，实则暗喻画家本人“整装待发，志在千里”的人生抱负。

《出圈图》画面采用平铺式构图，自右向左徐徐铺展，描绘了3名圉官牵着4匹骏马缓步出厩的情景，用笔细腻，形象生动，被看作是研究元代鞍马画不可或缺的画作之一。画卷上的4匹骏马

第 520 期
QQ: 519578365
投稿邮箱:
zxwang666@126.com